

深紅色的海綠

火鸟译丛

周荣胜主编
奥切著 李丽译

深红色的海绿

〔英〕奥切 著
李丽娟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新登字 12 号

责任编辑:宋玉成

封面设计:汪 慧

深红色的海绿

[英]奥切 著

李丽娟 译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新街副 291 号)

哈尔滨金太极实业公司照排 济南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75 字数 212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57-736-6/I·174 定价:9.6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巴黎:1792年9月	1
第二章	多佛尔:“渔人之家”	10
第三章	流亡者	21
第四章	海绿冒险团	29
第五章	玛格丽特	37
第六章	1792年的花花公子	43
第七章	神秘的果园	53
第八章	被归咎之人	60
第九章	暴行	72
第十章	剧院的包厢	79
第十一章	格伦维尔勋爵的舞会	94
第十二章	纸条	101
第十三章	要么——要么?	110
第十四章	一点整	113
第十五章	疑惑	122
第十六章	里士满	128
第十七章	告别	142

01776 / 1-5

第十八章	神秘的纹章.....	150
第十九章	海绿.....	155
第二十章	朋友.....	165
第二十一章	悬而未决.....	173
第二十二章	加来.....	182
第二十三章	希望.....	192
第二十四章	死亡陷阱.....	200
第二十五章	鹰与狐狸.....	208
第二十六章	犹太人.....	217
第二十七章	追踪.....	228
第二十八章	布朗夏尔老爹的小屋.....	236
第二十九章	落入圈套.....	246
第三十章	纵帆船.....	251
第三十一章	逃亡.....	264

第一章 巴黎：1792年9月

一群蜂涌哄闹、喊喊喳喳的人们——名义上的人（因为看上去和听起来他们都不象是人，而更象是凶猛的动物）受到了邪恶的愤怒、复仇怨恨的欲望的驱使。这一幕发生在日落前的短暂时刻，发生在西垒，也就是十年后一个自豪的暴君为了国家荣誉和他自己的虚荣心而竖起了一座永恒的纪念碑的地方。

那一天的大半时间断头台都在忙于它的恐怖生意。法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所引以为自豪的一切，古老的家族、贵族的出身都为了自由、博爱、理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大屠杀只是在天色将晚的时刻才停下来，因为人们在入夜前最后关闭断头台的那一会儿还有更令人感兴趣的景观要看。

所以人群匆匆离开沙滩广场，奔向不同的街垒去观看这有趣而又令人愉悦的景象。

人们每天都会看到这一景象，那些贵族真是大傻瓜！他们肯定是人民的叛徒，他们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正是那些伟人们的后代，那些伟人自十字军东征以来为法国带来了光荣——贵族。他们的祖先欺压人民，用他们精美系带扣鞋绯红的后跟碾碎了人民；如今人民成了法国的主人并正在碾碎他们

从前的主人——却不是用他们的鞋后跟，因为这些天他们大部分都是光脚跣足的，——而是把他们从前的主人置于更有效的力量，断头台的铡刀之下。

那台可怕的装置——冰冷的断头台每时每刻都在攫取众多的牺牲者——老头、少妇、小孩，直到有一天它最终会砍下国王和年轻漂亮的王后的头颅。

但这正是它所应做的：“人民现在不是法国的主人吗？”正如他们的祖先一样每个贵族都是叛徒。二百年来人民流血流汗、辛苦劳累、忍饥挨饿，维护着过着极度奢侈生活的充满贪欲的宫廷。现在，那些曾帮助他们的主子并使那些宫殿灿烂辉煌的人们的子孙，不得不为了保全他们的性命而到处躲藏、逃跑，他们想逃避人民的缓慢的复仇。

他们的确躲藏、逃跑：那只是全部事情的一个紧张的场面。每天下午城门关闭以前，在各个街垒附近，市场运货马车一字长蛇驶出。有些傻瓜贵族尽力想躲避共和国安全委员会的毒掌。他们想在各式各样伪装和借口之下溜过那些被共和国市民卫兵严格把守的街垒。男人穿女人的衣服，女人穿男人的服装，小孩用乞丐的烂衫裹着。有各式各样的人：前伯爵、侯爵夫人、甚至公爵。他们想逃离法国，前往英国或其它一些同样不幸的国家，在那里激起外国人反对光荣革命的情绪；或者招募一支军队来解放宫殿里那些不幸的囚犯，那些曾把自己叫做法国的统治者的囚犯。

然而他们几乎都是在街垒处被捕获。西门的比鲍特军士有着一个嗅觉特别灵敏的鼻子，即使是伪装得完美无缺的贵族，他也能把他们嗅出来。接着紧张的场面就开始了。比鲍特军士会象猫捉老鼠那样盯着他的猎物，戏弄他们常常达一刻钟之久好象被身穿伪装、头戴假发用各种戏剧性化装用具掩盖下的尊贵的前侯爵夫人或前公爵骗过去了。

嗨，比鲍特极富幽默感，聚在西垒附近看他捉拿正在逃避人民复仇的贵族真是值得。

有时比鲍特会让他的猎物真的逃出城门，他们至少有二分钟的空暇以为自己真的逃到了巴黎城外，甚至可能会设法安全地抵达英国海岸。比鲍特会让那可怜的倒霉蛋朝旷野里走上十米，然后他会叫两个人跟踪他，并把他押回来，然后再撕去他们的伪装。

嗨，那场景真是有趣极了。那逃亡者不仅被证明是个女的，而且是个骄傲的侯爵夫人。当她发现自己毕竟还处于比鲍特的掌握之中时，她知道第二天等着她的是最终的审判，然后就是断头台女士对她的多情的拥抱了。

难怪在九月里一个晴朗的下午，人们兴致勃勃地聚在比鲍特守卫的大门周围，没有厌腻。嗜血的欲望与满足感一起增长。今天这群人已经目睹了上百个贵族的头颅滚落于断头台下。他们确信明天他们还会看到上百个头被砍下。

比鲍特正坐在街垒门旁的一只翻倒的空木桶上，指挥着一支市民组成的卫兵小分队。最近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那些该死的贵族吓坏了，拼命想溜出城去，有男人、女人和孩子。他们的祖先曾效命于卖国的波旁家族，他们自己也都是叛徒，正是上断头台的材料。比鲍特每天都会查出一些逃亡的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并把他们遣回共和国安全委员会受审，这个委员会由真正的爱国者——公民富基埃—坦维尔^①主持。

罗伯斯庇尔^②和丹东^③都得到了比鲍特的热情支持，令比鲍

① 富基埃—坦维尔：(1746，6，10—1795，5，7)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律师。在恐怖统治时期任革命法庭检察官。

② 罗伯斯庇尔：(1758，5，6—1794，7，28) 法国革命家，在法国大革命中，特别是在1793—1794年雅各宾派共和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

③ 丹东：(1795，10，26—1794，4，5)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

特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积极的工作使至少五十个贵族走上了断头台。

但是今天所有在街垒指挥的军士都接到了特殊的命令。最近有相当一大批贵族成功地逃离了法国并安全抵达英国。关于这些逃亡有种种奇特的传言，逃亡经常发生并异常地大胆，人们的心理对此变得异常的兴奋。格罗皮埃尔军士让一家子贵族在他鼻子底下溜出了北门，为此格罗皮埃尔军士被送上了断头台。

据称这些逃亡是由一伙英国人组织的，他们的大胆行为举世无双。从纯粹的愿望到对那些于己无关的事情的干涉，他们利用空余闲暇从断头台女士手里掠走了合法的牺牲者。这些谣言很快就传遍了全城，毫无疑问这伙爱管闲事的英国人的确存在，而且他们好象是在一个有着惊人的勇气和胆量的人物领导之下。关于这个领导人和被他营救出来的贵族们的故事正在流传：他们是如何在到达街垒的时候突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如何奇迹般地逃出城门的，众说纷纭。

没有谁见到过这些神秘的英国人，说到他们的领导人更是令人发抖。大白天公民富基埃—坦维尔就收到一张纸条，它来自神秘的地方，有时是在他自己衣服口袋里摸到的，有时是在他去共和国安全委员会开会的路上，人群中什么人递给他的。纸条上总是写着简短的通知，告诉他那伙爱管闲事的英国人正忙着救人，上面总是印着一个红色的图案——一朵星形花，在英国称它为海绿。^①在收到这张冒冒失失的便条的几个小时里，共和国安全委员会的公民们就会听到这样的消息：许多波旁王朝的拥护者和贵族已经成功地逃到了海边，正走在通向英国的路上，走向安全的地方。

① 海绿，报春花科海绿属低矮草本植物，约 30 种，主要原产于西欧。

守门的卫兵增加了一倍。对指挥的军士们以死相威胁，同时悬赏捉拿那些大胆、冒失的英国人。谁抓住神秘莫测的海绿重奖五千法郎。

大家都觉得此人非比鲍特莫属，而比鲍特也使这一信念深深置根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日复一日，人们都到西门来看他，以便在他抓住任何一个逃亡贵族的时候能亲眼目睹捉住与之相伴的神密的英国人，也许会有那么一天。

“呸，”比鲍特对他信任的下士道，“公民格罗皮埃尔真是头蠢驴，如果上周换了我守北门的话……”

公民比鲍特朝地上吐了一口以表达他对同伴愚蠢的轻蔑。

“事情是怎样发生的？”下士问。

“格罗皮埃尔那时守护北门，正警惕地巡视着。”比鲍特开始自负地讲了起来，人群围拢过来聚精会神地听着。“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海绿——那个爱管闲事的英国人。见鬼，他决不会逃出我的大门，除非他自己就是魔鬼。可是格罗皮埃尔真是蠢透了。市场运货的马车正在通过大门，有一辆上面装着木桶，赶车的是一个老头，身边坐了个小孩。格罗皮埃尔有点喝多了，可他却还自以为很聪明，他检查了木桶——至少是大多数的木桶，发现它们是空的，就放行了。”

从那些衣衫褴褛、围着比鲍特的不幸的人群中传出了愤怒和轻蔑的低声责骂。

“半个小时之后，”军士接着讲，“来了一个上尉和大约有十二个人的一班士兵。‘有一辆车过去了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格罗皮埃尔。‘是呀’格罗皮埃尔答道，‘不到半个小时前过去的。’上尉大发雷霆，向他吼道，‘你放跑了他们，你是要上断头台的，军士公民。那辆车里藏着前公爵夏利及他的家人！’‘什么？’格罗皮埃尔惊叫道。‘嗨，那赶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该死的英国人——’

海绿。’”

随着这个故事响起了一阵诅咒的狂喊。公民格罗皮埃尔的严重错误已在断头台上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傻瓜！嗨，笨蛋！

比鲍特也被自己讲的故事引得大笑起来，不得不停一下再接着讲。

“‘伙计们，追！’上尉喊道。过了一会他说‘别忘了赏金，追上去，他们跑不远。’他们叫喊着冲出门去，后面跟着他的十二名士兵。”

“可是太晚了，”人群激愤地喊道。

“他们根本就没撵上！”

“格罗皮埃尔，该死的蠢货！”

“处死他，罪有应得！”

“真想不到怎么会不认真检查那些木桶呢！”

但这些俏皮话好象是在极力讨好公民比鲍特，比鲍特笑得直到两肋发痛、眼泪顺着双颊直淌下来。

“不，不，不！”他最后说道，“那些贵族没在车上，赶车人也不是海绿！”

“什么？”

“不是。那个领兵的上尉才是那该死的英国人，他化了装，而他的每一个士兵都是贵族。”

这次人群静悄悄的什么也没说——这个故事的确有点异乎寻常的味道。尽管共和国抛弃了上帝，但它却没能成功地消除人们心中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这个英国人实在是个魔鬼。

太阳落山了，比鲍特准备关城门了。

“车上来了。”他说道。

有十二辆罩着的马车长龙般赶了过来，正要出城，去附近的乡村拉些农产品以便次日清晨在市场上出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比鲍特都很熟，因为他们每天都要从他的大门出入，来往二次。他跟其中的一、两个赶车人说话——大多数是女的，并尽心尽力地检查车里。

“你绝不会知道，”他会说，“而我也不想象格罗皮埃尔那傻瓜一样落入人家的圈套。”

那些赶车的女人通常在沙滩广场度过她们的一天，就在断头台下编织、闲聊。她们每天都看着成队的死囚车载着恐怖时期的牺牲品到达这里。看那些贵族被押到这里接受断头台女士的欢迎真是一大乐事，那些靠近断头台的位置非常受欢迎。白天里比鲍特就在那儿当差。他能认出大多数“旧帽子”——编织女，人们都这样称呼她们。她们坐在那儿织呀，编呀，瞧着一颗颗人头从刀下滚落，由着那些可恶的贵族的血溅污到她们身上。

“喂，大娘，”比鲍特对那些可怕的女人中一个悍妇问道，“你弄到点什么？”

这天早些时候他见到过她，那时她身边放着她编织的活计和她赶车用的鞭子。现在她正往鞭子把上系着一缕卷发，有金发、白发和黑发。她一边冲着比鲍特大笑，一边用她那皮包骨的大手捋着头发。

“我和断头台女士的情人交上了朋友，”她粗声粗气地笑着说，“他把这些头发从滚落的头颅上割下来给我，他还答应明天会给我更多一些，但是我却保不准还能不能占到我常站的位置。”

“啊，那是为什么呢，大娘？”比鲍特问道。尽管比鲍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军人，也禁不住对这女人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举动感到战栗，她的鞭子把上缠着可怕的纪念品。

“我的孙子得了天花，”她猛地用拇指指了一下车里说道，“有些人说是瘟疫，真要那样，明天就不会允许我进巴黎的城门了。”

刚一听到天花，比鲍特就迅速地后退，当老悍妇说到瘟疫时，

比鲍特以最快的速度从她身旁逃开。

“该死的，”他抱怨道。周围所有的人都急忙避开马车，留下那辆马车孤伶伶地停在那里。

那悍妇大笑。

“可怜的公民，胆小鬼，”她说道；“呸，一个大男人被疾病吓成这样。”

“见鬼，该死的瘟疫！”

每个人都吓得不作声响，对这一令人厌恶的疾病大家心里充满了恐怖。也只有这种疾病还能使这些野蛮、残忍的动物感到恶心和恐惧。

“滚蛋吧，你和你那得了瘟疫的小崽子，”比鲍特嘶哑着喊道。

那个老悍妇一边粗俗地大笑，一边说着讽刺的俏皮话赶起马车出城去了。

这件事毁了整个下午，人们被这两个该死的家伙吓坏了。这个人的病是治不好的了，她们是一场恐怖的瘟疫前兆。人们在街垒处徘徊，紧绷着脸，沉默不语，用怀疑的目光互相瞧来瞧去。唯恐瘟疫已经在他们中流行起来，本能地互相躲避着。

这时，就如同格罗皮埃尔的故事里发生的一样，突然间出现了一个上尉，不过比鲍特认识他，用不着担心他会是那个化了装的狡猾的英国人。

“一辆车，……”他还没到门这儿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

“什么车？”比鲍特粗暴地问。

“一个老婆子赶的车……，车上罩着……。”

“有十二个……”。

“是一个说他儿子得了瘟疫的老婆子吗？”

“是的，……”

“你没放她们走吧？”

“见鬼，”比鲍特说道。他粉红的双颊突然变得煞白。

“那辆马车里藏着前伯爵图尔奈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她们都是叛徒，是被处了死刑的。”

“赶车的呢？”比鲍特嘀咕道。一阵神秘的战栗传遍了他的脊柱。

“该死的，天杀的，”上尉说道，“恐怕她就是那个该死的英国人——那个海绿吧。”

第二章 多佛尔^①：“渔人之家”

厨房里萨莉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平锅、煎锅排放在宽大的炉边，大汤锅站在一角，烤肉的铁叉旋转器缓慢地转着，一块上好的牛腰肉每面都能交替着烤到焦黄。那两个厨房女工四下里忙着。她们很乐意帮忙，热得气喘嘘嘘，棉布衣袖高高地卷起，一直卷到那胖得出凹的肘弯之上。每当萨莉小姐转过背去，她们两个就会因自己私下的笑话咯咯地傻笑。那个老杰米纳性格木讷，身体结实。她一边有条不紊地搅拌着坐在火上的大汤锅，一边继续着她那没完没了的低缓的抱怨。

“怎么，嗨，萨莉！”从近处的咖啡厅传来兴奋的声音，尽管那声音一点也不悦耳。

“上帝保佑。”萨莉惊叫着温和地笑了笑说道：“我真想知道他们现在想要些什么！”

“啤酒，当然是啤酒了，”杰米纳嘟囔道，“你不会认为吉米·皮特金^②只喝一大杯就够了吧？”

① 多佛尔：英格兰肯特郡港口城镇。

② 吉米 Jimmy：James 的昵称

“哈里^①先生看上去也不是一般的渴，”其中的一个厨房女工傻笑着说。她的小眼睛又黑又亮，珠子似的，遇到同伴的目光时兴奋得闪闪发光。两个人又开始了难以克制的吃吃的傻笑。

萨莉看起来生气了，心有所思地把手在滚圆的臀部擦了擦，很明显，瞧见玛莎那涨红的双颊，她的手掌在痒，——但是她天生的好性子这时奏效了，她一撅嘴，耸了耸肩，把注意力转到了煎着的土豆上。

“怎么，嗨，萨莉。嗨，萨莉。”

急躁不安的手在敲击着咖啡厅里的橡木桌子，伴随着对主人那腰身丰满的女儿的喊声，大家一道举起手中的锡镬杯。

“萨莉！”一个更固执的声音喊道，“你一整晚都将和那些啤酒在一起吗？”

“我确信父亲会给他们倒酒的，他知道我们这有多忙。”萨莉低声叨咕。同时，杰米纳没再说什么，感觉迟钝地从架子上拿起两个酒沫封顶的壶，开始向几个锡镬杯里倒酒，这啤酒是自家酿造的，颜色很淡。自从查尔斯国王在位时起，“渔人之家”就以此特酿闻名遐迩了。

“你父亲太忙于同亨普西德先生讨论政治了，他根本不能为你和厨房操心。”杰米纳低声嘟囔道。

萨莉走到厨房的一个角落，那里挂着一个小镜子。她很快地梳理了一下头发，拿起一顶有饰边的帽子，找了一个合适的角度，戴在了她黑色的卷发上。然后她手握那些杯把，每支手里拿着三个杯子，她那双棕色的手坚强有力，她一边笑，一边抱怨，涨红着脸走进了咖啡厅。

那里，在咖啡厅里根本找不到热闹、活动的迹象，也就是使

① 哈里 Harry: Henry 的昵称

得四个女人为之在厨房里忙来忙去，热得透不过气来的热闹、活动。

“渔人之家”的咖啡厅在二十世纪初的今天是一个供人们参观的地方。十八世纪末，公元 1792 年，它还没这样臭名昭著，也不具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这一切都是后来这一百多年及时代的风气赠予它的。即使在那时，“渔人之家”也是一个古老的地方，因为那些橡木椽子和房梁已因年代久远漆黑不辨了。同样，镶嵌的椅子有高高竖起的靠背，在椅子中间还有长长的磨得发光的桌子，桌上有无数的锡罐杯留下的许多不同规格的圆圈组成的奇妙的图案。主窗里面，高处有一排花盆，盆中是绯红的天竺葵和蓝色的飞燕草，在沉闷的橡木家具背景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地亮。

多佛尔“渔人之家”的店主杰利班德先生是一个富裕的人，最漫不经心的人也会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精美古老的食具柜上的锡罐和炉边上方的黄铜就象白银和黄金一样闪闪发光——红色瓷砖地面象窗台上绯红的天竺葵一样光灿夺目，——这意味着他的佣人素质良好，人员充足，也意味着这保持整洁是经常性的习惯，也正是这一经常性的习惯保证了咖啡厅始终能保持其高水平的雅致和整齐。

萨莉进来时眉开眼笑，一口皓齿令人目眩，大家一起鼓掌、大喊，对她表示欢迎。

“嘿，瞧，萨莉来了，嗨，萨莉，”

“我还以为你在厨房里聋了，”吉米·皮特金一边用他的手背抹了一下干渴的双唇，一边低声说道。

“好了，行了，”萨莉笑着把倒满酒的大杯子放在桌上。“的确，催得真是太急了！是你的老奶奶要死了，你赶着在她临行前再看一看那疲惫的灵魂吗？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急的！”

这一戏谑引来了一阵温和的笑声，大家以这为素材开了许多